

1

活了二十六年来第一辆全新摩托车。

高雅的深蓝色，鹿角般的后视镜，花豹体形般的流线型车身，真是太完美了。

忍不住轻轻拭了眼角感动的泪水。

特地到大卖场为了它买了条新毛巾，时时刻刻可以把它擦得亮晶晶的。

“终于买车啦！”同窗不知几年的损友德威靠过来。

“对啊！”今天心情好，不想和他斗嘴。拿了毛巾把后视镜上的灰尘掸开。

“看起来是不错啦 不过你怎么买五十CC的？这样我骑起来不太舒服耶！”这个大肥猪竟然一屁股坐到我的爱车上，发动起来。

“喂喂喂，”我一把将他从车上抓下来，“你这个大胖子，等一下车子被你坐垮了怎么办？而且我也没说要让你骑。”

“喔唷！你这个小气暴力女。”他作势一副手被拉断的痛苦状，“我胖！？我可是人人抢着要的猛男耶，那些认识我的女人哪个不是抢着要？像小玲啊、小芳啊……”

“是啦是啦！全世界的女人除了我以外都哈你哈得要死，可以了吧！一天到晚听你说这些，听得耳朵都要长茧了。”

“你这个女人就是不懂得欣赏男人，难怪这么老了还没交男朋友，没办法，我就勉为其难地收留你好了。”

懒得回他的话。

说真的，打从大学时代就开始骑摩托车打工了。身兼三个家教，地区又离得远，没有车子代步实在是没办法把所有家教做下来。所以中古摩托车一直是我的最爱，因为便宜又可以达到目的。

不过中古摩托车实在有些不太好的缺点。例如：烟太大，被人超车就算了，还常被人留下三字经；电动发车发不动，脚踏发车踩老半天还不见得有生命迹象；后视镜被风一吹，就变成照我脸的镜子。其实这些都没什么，反正也没有危及生命的可能。不过有一点倒是比较不好的，那就是刹车皮刹车线容易出状况。有时看到红灯，刹车一拉，车子还是

直直地往前滑。刚开始用双脚辅助刹车还可以不至于闯红灯；不过隔一段时间，就必须双脚放下加上往右转，才可以让车子不出事。

虽说缺点如斯，我还是喜欢中古车，因为便宜的中古车陪伴了我八年，让我省下了不少的交通费。要不是那天在堤防外的便道发生了事情，我这一辈子绝对都是死忠的中古摩托车爱用者。

那天是星期六，终于加完班可以回家时是下午三点，淡水河堤防外的摩托车比平时少很多，虽说是很热的夏天，不过微风吹来，感觉几许清凉。悠闲地以三十公里的速度缓缓地骑着，虽然吹来的风有些酸臭，不过对于舍不得花钱出游的我来说，已经是绝美的风景了。

忽然间，后颈的寒毛竖起，虽说我不是超能力者，不过从小到大遇到危险之前，总会有所感应。

下意识地拉了拉刹车，车身忽然大地震动起来，而且前轮后轮的震动频率竟然不同。用力将刹车拉紧，因为年久失修，车子的速度仅仅减缓了一点点，依旧继续往前滑，而且整辆车感觉上像是扭成了八字形。我立刻弃车逃亡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车子就在这一瞬间从中间断成了两截，前半截往前滑行数尺之后滚落淡水河里，后半截也不支地滑下斜坡躺在小土坡上。车箱大大地打开，我的包包、雨衣、雨伞全都散落在方圆十公尺的范围之内。

看着支离破碎的摩托车，虽只是几秒钟，却让我深深体会到生命的可贵。那天也真的很巧，发生的位置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甚至连擦身而过的摩托车都没有。幸亏我反应快，没跟着滑下去，要不几天之后恐怕一具女尸就要浮现淡水河上了。

真的是惨兮兮的。我胆战心惊地走下斜坡捡回

自己的东西，又拾起平时放在摩托车箱里的简易工具，战战兢兢地维持平衡把车牌取下来。车牌无论如何都得拿回来，报废摩托车总得有车牌，自行报废还可以拿回一千五百元（台币），而且我也怕车子躺在这里，若有人帮我把车子清理掉还收我清运费，那岂不是亏大了。平时骑车出堤防也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，没想到大粒汗小粒汗地花了大半个小时，才走到出口，更糟的是还得搭出租车回家，花了我一百五十元（台币）实在是太不合算了。

仔细想想，为了省这中古车的钱而赔上一条命，实在是不太聪明，所以忍痛买了辆全新的摩托车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
“薇伶，坐在隔壁的同事淑惠贼兮兮地靠过来，
“你有男朋友啦？”

“我！为什么这么问？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因为你今天一整天脸上都带着笑容啊！”她用力拍拍我，“我可是过来人，不用瞞我了。谁？是公司的人吗？”

“过来人个头啦！我才没有交男朋友哪，浪费时间又浪费钱的。”

她狐疑地看了我几秒钟，叹了口气，点点头。

“我相信你，反正你本来就和一般人不太一样。那是怎样捡到钱啦！”

“你这样讲还比较像话，我买了一辆全新的摩托车。”

忽然间，整个会计部静了下来。我慌张地四处张望，是说话太大声了吗？怎么会全部都鸦雀无声？

“不会吧！”坐在后面的同事马上将椅子滑过来，“你终于把那辆刹车必须转弯的车子给换掉了，而且还换了辆‘全新’的摩托车？”她特地把全新这两个

字加重。

“真的假的？你那辆夺命车真的换掉了？”斜后方的同事跑过来瞪着我。

会计部十二个人全都围在我的身边等着确认这件事。

“喂！小姐们，这是新闻吗？你们不是一天到晚买这个用那个的，不要说摩托车了，汽车都换过一两辆了。”

“对我们而言是正常啊！”离我最远的同事拍拍我，“但是对你这种过度节俭成性的人来说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“你想想，我们劝你换掉那辆摩托车劝了几年了，你哪次听我们的？我们甚至想如果哪天你出事，而且还大难不死的话，大家集资帮你买辆新摩托车庆祝。”

这些人……

我知道我的节俭是有名的，除非是不得已的情况，否则要我和同事一起去吃喝玩乐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想想看，吃个简餐不过三个小小的菜加个肉和一碗饭，顶多再加个餐后饮料，竟然就要两百元（台币）。而在大学附近专门供应学生的自助餐店顶多只要四十五元（台币），红茶还免费喝到饱，干吗要花四倍的价格去吃一顿？唱歌更不用说了，自己在家跟着CD唱机唱，随便唱到哑掉都不需收费，而且还不会有人笑，干吗要花上个好几百元去唱，还得饱受二手烟的侵害？只是我的理论似乎让同事们不以为然，她们常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？但是有丰富的夜生活，人生就算有意义了吗？

“薇伶，”等四周同事散去，淑惠又凑过来，“你要不要稍微不那么节俭一点？”

“干吗 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因为大家都在猜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才要这么节俭。是不是你家里有卧病在床的双亲，还是有残障或智障的兄弟姊妹 所以你才会节俭成这样？”

“你们都这样想？”我的眼睛瞪得比平常大了一倍。

“对啊！现在的人很现实的，你瞧你条件其实是很不错，可是这种风声早已传遍公司上下了，哪个男人敢来淌你家的这种浑水啊！”

谁规定一定要家里有生老病死才可以节俭的？
我生性喜欢这样不可以啊！

不管别人怎么传，都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。哼着歌下班，骑着全新的爱车上路回家，平时乱糟糟的交通看起来可爱多了。前面有红灯，双手一拉刹车，车子就停下来了，感觉真是太棒了。

因为新车在刚开始养车时车速不可高过四十公里，所以我尽量靠边走，以免挡到急着赶路回家的人。前面又有红灯，我满脸笑容地拉刹车，灵巧地停在靠近电线杆的路边，左后视镜上有点灰尘，用戴着手套的手将灰尘掸掉。

忽然后视镜上的反光大作，是太久没有用过正常的后视镜吗？好像后面那台车的灯不是开得太强就是靠得太近。正在狐疑时，颈后寒毛又竖立起来，反射性地跳下摩托车，一阵撞击及碎裂声，硬生生地塞进了我的耳朵。

不可置信地看着地上那个扭曲变形的摩托车，车头转了近一百八十度，左后视镜也跟着转了过来，右后照镜撞上电线杆，已经断成两截，地上有深蓝色的碎片，而后轮卡在那个往我身后撞过来的浑球车上。我的爱车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上，流出黑色的

机油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

那辆浑球车的车主开了车门走出来，一阵血气冲上了我的脑袋，冲过去一把抓住他胸前的领带，用这辈子没有用过的声音大声吼叫。

“还我车来！”

四周忽地响起了一片掌声。

“小姐 勇敢喔！”围观的群众叫好声四起。

我怔了一下，定睛一看，眼前这个男人少说也有一百八十公分，体格十分壮硕，皮肤黝黑，而且长相十分不友善。而我只有一百五十五公分，身材瘦小，难怪抓他的领口时手举得有点高。这时忽然觉得进退两难，放手觉得对不起我的爱车，不放手又有点担心会被他反抓起来过肩摔。

“小姐，请你放手。”正在路口指挥交通的交警走了过来。

心里松了口气，手虽放开了，但实在是气不过。我的爱车昨天才刚拿到，今天就成了这副模样，叫我怎么忍得下这口气！

“我停红灯，他从身后撞我，他要负完全责任。”冷冷地看着这个肇事的浑球男子。

“我知道。”幸亏这个交警目睹到整个过程，若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恐怕这次的责任就变成罗生门了。

“小姐，你有没有受伤？”这个浑球车主操着一口还算正确的普通话，声音暗哑，听起来不是很舒服。

“没有，但是我的精神受到重伤。”斜着眼回答他，“这辆摩托车昨天才拿到的，今天却变成这样，你要赔我一台一模一样全新的车子。”

“你们打算和解，还是送交裁决？”交警公式化地问着，并将罚单交给那个浑球肇事车主，“你们

最好和解 送交裁决会耗费好几个月。”

“和解或裁决都无所谓，反正他要赔我全新的摩托车，以及赔偿我没有车子代步的交通费。”我十分坚持。

“小姐，我负责把车子完全修好还给你。”他看起来有些为难。

“不，就算修好车子，车子的性能也不会像未出事前那般良好，我要一辆全新的一模一样的车子，”我一字一句地强调，“否则你必须负责日后我这辆车的所有维修费用 直到这辆车子报废为止。”

“小姐，你这样就有点无理取闹了。”交警忍不住插话。

“无理取闹!?”我的火气又上来了，“是他不长眼睛撞上来的耶，如果他不这样不小心，我的新车哪会变成这一堆破铜烂铁？你敢保证我的车子修好

之后不会出问题？一定可以让我每天顺顺利利地上路？”

“小姐，就算是新车也没人可以保证啊！”那个混账竟然敢回话。

“如果新车出了问题我会自行负责，怨不了别人，现在有外力介入，我一定会怨你，并且要你承担全部的责任。”

交警看了那个肇事男人，耸了耸肩。

“你自己决定吧！”

“好吧！我陪你一辆一模一样的新车，不过你这辆车必须过户给我。”他无奈地答应了。

“还有拿到车之前的交通费。”我冷冷地追加了一句。

“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替代方案？”他抓抓头问，“因为我刚从台南上来，身上也没有很多钱，可以让我接送你上下班吗？反正我每天也要开车去工作。”

开什么玩笑？本姑娘可还是黄花大闺女，哪能随便让人载？而且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，太冒险了。

正想开口回绝，交警不耐烦地阻止了我们。

“如果你们还达不到共识，那就到警局里交涉好了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后面已经大大地堵车了。”

后面的车子大排长龙，司机个个露出不耐烦的神情。

“好，我答应。”我鼓起勇气回答。只要不会多花我额外的钱，一切都好说。

当下留下那个人的资料，并且把和解书写好，彼此盖了手印。

“你现在载我到这里，明天七点半到这里等我。”我画了张地图给那个肇事男人，地点离我家约二十分钟路程。开玩笑，哪能让他知道我住哪里？”我

公司在民生东路三段 八点半上班。”

他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
“太巧了 我也在民生东路三段上班 你在几号？”

鬼才告诉你真话。随口说了个号码，反正走一下就会到了。

要搭陌生人的车子，实在是有些害怕，不过我和我的记录都在警察手上，且路上的证人一堆，谅他也不敢怎样。

坐进他的车子里，发现车子很是干净。

“蔡小姐 你是台北人吗？”他发动车子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姓蔡？”我可是十分有警觉性的。

“刚刚警察不是把我们的身份证及驾照都拿去做记录吗？”

“喔……我倒没注意到你的名字。”

“我姓李 叫做珏德。”